



院藏《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銅版畫來路探尋

■ 方慧潔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兩套《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一套是三十四幅的完整本，另一套則是僅十三幅的試印本殘本。不同於多數院藏承自清宮舊藏，這兩套作品的文物編號顯示出它們同來自國立北平圖書館，且試印本應是從法國流出，其身世來路與入藏經過等諸多環節，值得一探究竟。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一定要知道的事

這套銅版畫有許多名字，除了《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另稱《伊犁回部圖》、《西域武功圖》、《平定回疆圖》、《平定西域戰圖》、《平定回部得勝圖》等，《石渠寶笈續編》將之題為《平定伊犁回部戰圖》，伊犁為準噶爾都城。描繪的是1755年至1759年間，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為了平定邊疆叛亂，征戰習稱「西域」地區——即分據天山南、北路的準噶爾與回部，所發動的一連串異域戰事。作為「十全武功」¹的前三場重要戰役，意氣風發的乾隆皇帝為了宣揚、紀念戰事武功，除編撰史書與方志、繪製地圖、於各地立下紀念石碑或石柱之外，更命西洋傳教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等人起稿繪製《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以下簡稱為得勝圖）十六張，其中描繪恢弘戰事場景十張、儀典圖六張，作為送往歐洲刻印銅版的圖稿。乾隆三十年（1765）第一批圖稿從北京送出，經由粵海關交付法國印度公司（La Compagnie des Indes），將圖稿發往法國製作銅版，每塊銅版需刷印兩百張，全案須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成，銅版畫隨銅版與原圖稿送回中國。

法國商船抵法後，將中國皇帝的訂單向上呈報，由皇家建築總監馬利尼侯爵（Marquis de Marigny, 1727-1781）取得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 1715-1774在位）首肯，令知名銅版畫家柯升（Charles-Nicolas Cochin, 1715-1790）擔任該案總監，選納優秀的雕刻師加入團隊。²然而法方出於求好心切，雕刻團隊千挑萬選，加上複雜的製作過程，乾隆三十五年（1770）第一批刷圖才運抵中國，共經十次呈繳，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宮才全數收齊十六塊銅

版和三千兩百張印圖，較原定時間晚了五年。院藏清宮檔案保留部分當時奏摺和書信，記錄過程中乾隆皇帝的頻頻催促、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的戒慎恐懼，以及法方數度說明銅版畫製作進度與延誤原因等。無獨有偶，法國印度公司亦留下當時「每當法國商船入港，廣東總督總是熱切地想知道是否隨船帶來了銅版畫」³的記錄，可見當事人均備感壓力。

對得勝圖描繪內容感到好奇的法方，曾主動選定其中一張刷圖以玻璃裝裱、裝烏木框、飾金邊，隨著其它散頁刷圖呈繳北京，而清宮檔案也的確記錄收到這麼一面「金邊玻璃平定回部獻俘圖圖畫」。然而，對於銅版畫的裝裱和呈現，乾隆皇帝顯然有自己的打算。他撰寫序文，說明繪製該組畫的目的，他為每一張畫，各配一首御製詩，並命大學士傅恆（1722?-1770）等人共同題寫〈臣工跋〉，置於組畫之後。這些詩與序、跋的文字另以木刻版印，紙張大小同銅版畫。從現存作品來看，經清宮裝裱的版本以詩配畫，各十六幅，前後各有御筆序和諸臣工跋，共計三十四幅，以散頁裝冊頁最為常見，卷軸裝較罕見。（圖1）另也有直接將御製詩印寫在畫上的十八幅版本（圖2），即十六幅畫并詩，另加序、跋各一幅，此類裝裱形式較常見以左右摺裝，畫心中間可見折線痕，部分例子仍保留初始以木料製作的書面、書底，書面刻有隸書「御筆平定西域戰圖十六詠并圖」等字。（圖3）

裝裱成套的得勝圖在意義上或實體上，皆是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獲贈的是哪些幸運兒呢？本院收藏一份得勝圖分賞清單（圖4），記錄五次賞賜對象，對象從皇子皇孫、滿洲與蒙古親王、軍機大臣、各地總督和巡撫、以及藏書家等，共計送出一百零一份。清單上雖未具



圖1 清 平定西域戰圖 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取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西域戰事秘檔薈萃》，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頁207。



圖2 清 平定回部獻俘 寧波天一閣博物館提供 天一閣主人范懋柱（1721-1788）亦在乾隆皇帝賞賜名單之列，此套作品在天一閣保存至今，是難得沒有隨著時空變遷而散出的收藏。



圖3 得勝圖木殼書面與書底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 取自該館文物資料庫：<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98.103> (CC0 1.0)，檢索日期：2022年1月16日。

日期，但從院藏部分受贈者的謝恩奏摺來看，賞賜時間多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月至五月間，他們所拿到的裝裱形式亦不盡相同。除了賞賜，乾隆皇帝還將得勝圖陳設於各處行宮，以彰武功。在後來的外交場合裡，得勝圖也成為乾隆皇帝重要的贈禮。

從賞賜阿桂到入藏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的館藏途徑十分多元，除承自清宮舊藏，亦透過購買、捐贈、寄存等方式完備典藏體系。也因為來源不同，早期為了方便管理，文物的編號方式以標示文物來源為首，例如「故」字號代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字號則是國立中央博物院。本院收藏兩套得勝圖銅版畫，一套是三十四幅的完整本，另一套則是十三幅圖面相異的無文

字殘本，文物編號皆以「平圖」開頭，意味著來自國立北平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平圖書館）。

北平圖書館前身是清末學部成立的京師圖書館，以翰林院、國子監和內閣大庫舊藏為基礎，為廣闢書源，另向官方與民間兩方面徵集、中西兼收；作為第一所國家級公共圖書館，京師圖書館的初期工作以藏書與編目為主，其圖書館制度的建立與施行，積極影響並帶動了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1929年京師圖書館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自辦的北海圖書館合併，組建國立北平圖書館，並成立輿圖部，開始對舊有輿圖進行整理與編目，同時積極對外徵購圖籍。關於得勝圖的入藏，北平圖書館在1930年代初期的出版品中曾有相關紀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二十年〔1931〕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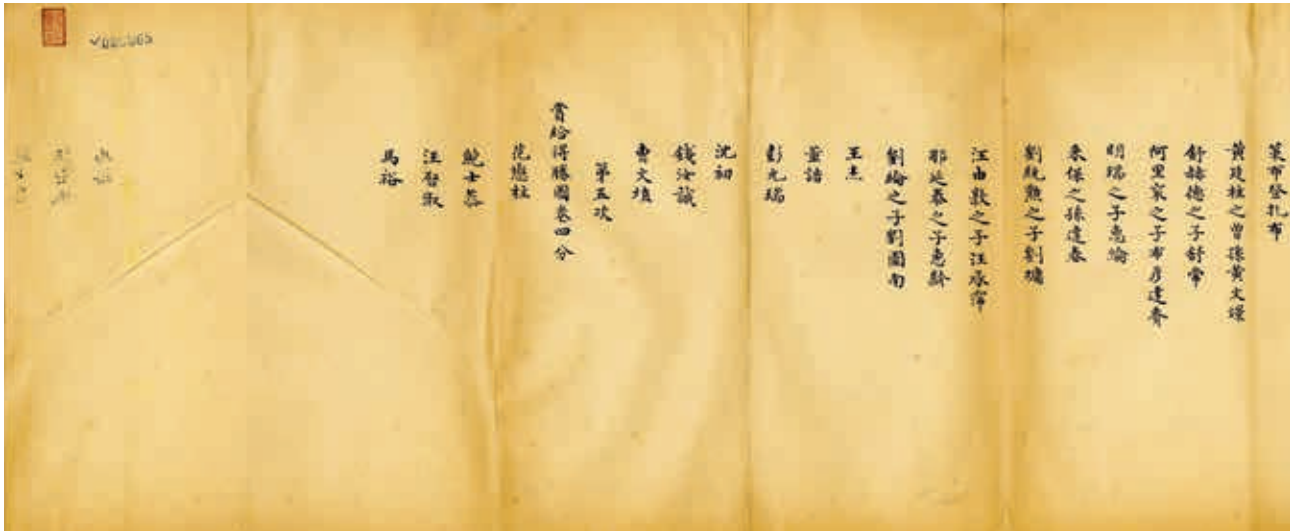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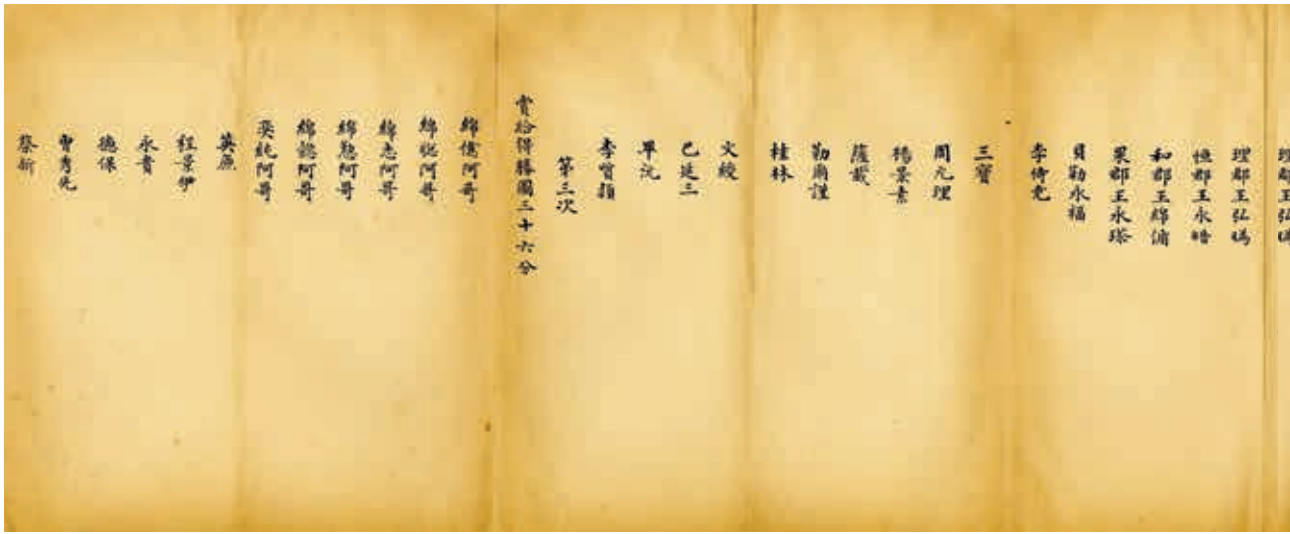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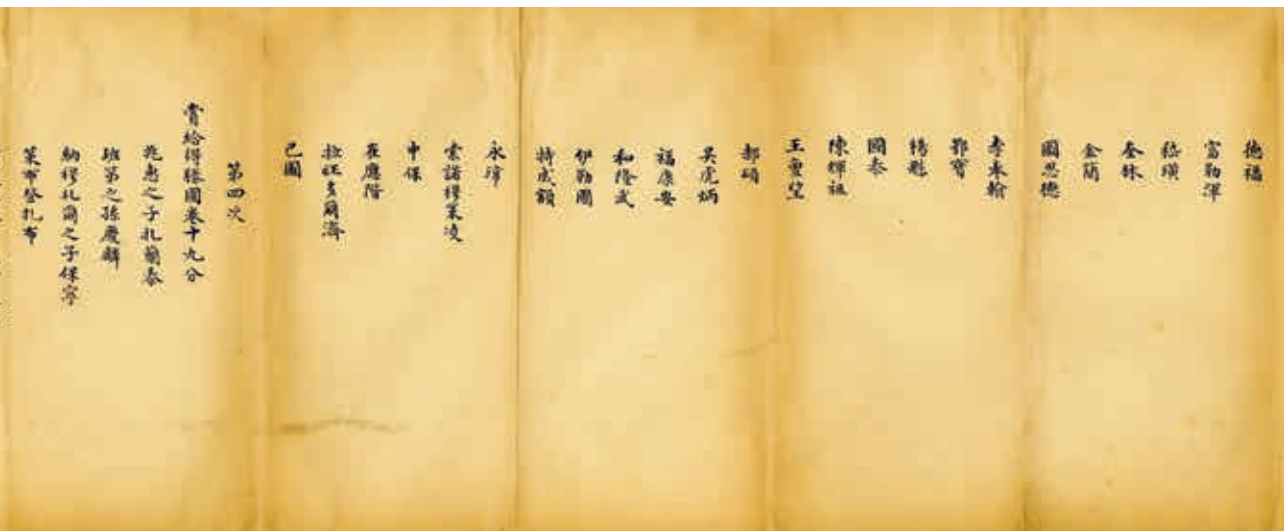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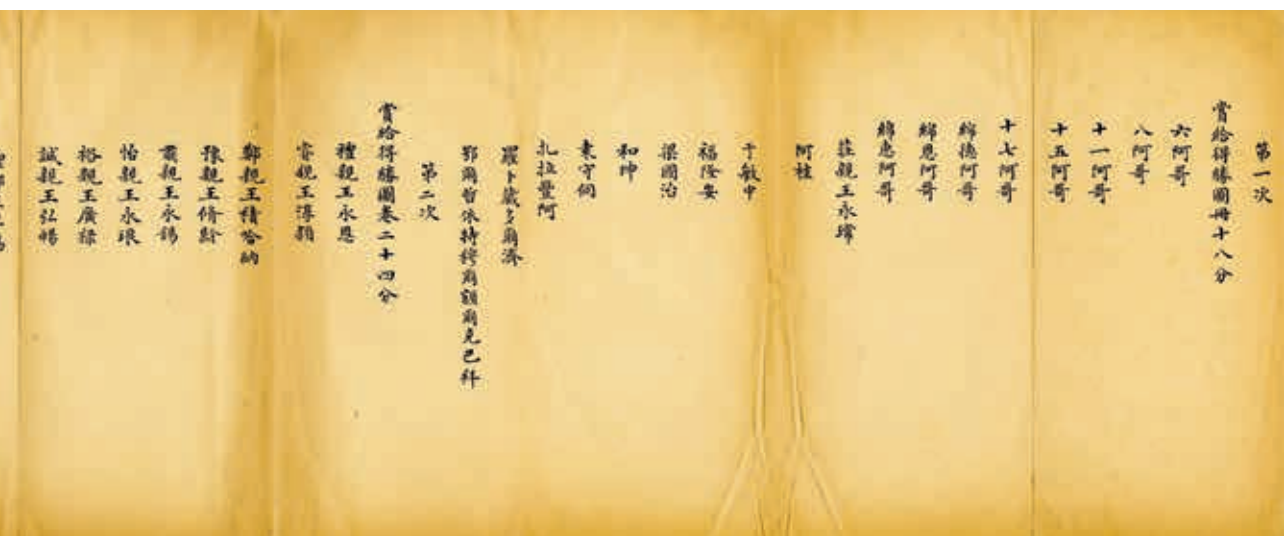
圖4 賞給得勝圖名單 乾隆 20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025758

當年度購入之古本輿圖共得三十四種，其中「主要者有清阿桂舊藏乾隆御製銅版武功圖，如平定回疆、金川、廓爾喀、安南、台灣五種。」⁴ 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民國二十一年七、八月）中所載之新購輿圖目錄，⁵ 進一步將輿圖分為（甲）分類圖與（乙）各省區兩類，另將武功圖一類歸為附錄，其中《平定回部得勝圖》收入四套，列為首位的即是阿桂舊藏，

原文對各套稍有描述，轉錄如下：

- 平定回部得勝圖 乾隆年間 奉敕繪製 銅版印本 圖十六頁 詩十六頁 序一頁 空板一頁
- 又一部 殘存十三頁
- 又一部 德人沙為池縮印本 三十三頁⁶
- 又一部 日本滿鐵大連圖書館影印本

由上可見，四部得勝圖皆於同期經由購藏進入北平圖書館，至於購藏途徑為何、花費多少等，



筆者聯繫中國國家圖書館，得知相關紀錄歷經風雨，已難以追索。此四部雖同以《平定回部得勝圖》為名，實際上前兩部與乾隆皇帝訂單直接相關，可視為銅版畫原件，後兩部則是十九世紀末之後根據原件再製的複本。

得勝圖入藏之際，正值日軍進逼東北，動盪漸起，故宮博物院為避戰火，將珍貴文物封裝，陸續南遷、西運，北平圖書館亦揀選珍籍

分批運出，其中得勝圖所屬之輿圖類被短暫移往天津，雖不久即回運北平，後又因局勢益趨嚴峻而遠避南京。然而四部得勝圖的命運大不相同，二部被認為在轉運過程中佚失，⁷ 餘二部則於 1949 年隨著故宮文物載運抵臺，存入臺中糖廠倉庫，翌年轉運霧峰北溝庫房，1955 年中央圖書館接收該批輿圖，暫存於南海路舊址。直至故宮外雙溪新館落成，由於庫房設備完善，



圖5 通古斯魯克之戰銅板 局部 柏林民族學博物館藏 銅版記功紀錄片拍攝小組提供 通古斯魯克之戰銅板正下方有「C. N. Cochin Filius, Direxit.」字樣，意即「柯升監修」。



圖6 清 和洛霍漸之戰銅版 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藏 (TypR-83.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取自該館文物資料庫：<https://reurl.cc/EppNXm>，檢索日期：2022年1月16日。

先是採寄存方式委託故宮照管，後於1985年正式移撥成為館藏，但文物編號仍保留了「平圖」以示來路。

正式本 vs. 試印本

落腳臺灣的這兩套得勝圖，不論畫面完成度、裝裱、張數或用紙，都各異其趣。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套恰可作為正式本與試印本的對照。何謂正式本？試印本？根據學者勒弗蘭茲（Niklas Leverenz）研究，得勝圖正式本的圖面下方可見一排拉丁字母，左下方為繪者姓名與繪製日期，正下方會有「柯升監修」字樣，以及右下方置雕刻師姓名與完成日期；試印本則是在雕刻過程中，隨著不斷增修的細節而刷印查看的未完成本。⁸

由乾隆皇帝賞賜出去的得勝圖銅版畫，除了法國呈繳的兩百套組畫，也有部分出自清宮

自行刷印銅版的印本。原藏於紫光閣的十六塊銅版於十九世紀下半葉陸續遭逢英法聯軍與八國聯軍恣肆劫掠，多數下落不明，目前所知僅存四塊，其中現存於柏林民族學博物館（Ethnological Museum of Berlin）的三塊得勝圖銅版下方仍可見到原刻的參與者姓名與日期（圖5），⁹正式本即由此銅版印出。另有一塊銅版藏於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即〈和落霍漸之戰〉（圖6），背後刻有「西洋鐫刻平定西域戰圖第四」中文字樣，¹⁰應為清宮所標記，便於管理與識別。

院藏正式本原係章佳·阿桂（1717-1797）藏本，更準確地說，是三十四幅得勝圖中的十六幅銅版畫；例如其中〈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圖面下方仍可約略辨識出原有的繪者與雕刻師姓名等（圖7），其他幅則都在裝裱時將此類訊息隱去了。阿桂參與平定準噶爾與回部戰役有



圖7 清 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 正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48



圖8 清 阿爾楚爾之戰 正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46 阿桂參與平定回部戰役，於阿爾楚爾之戰中追擊大小和卓。

功（圖8、9），戰後乾隆皇帝命人重修紫光閣，佈掛戰將功臣畫像百幅，阿桂名列十七，職務為參贊大臣工部侍郎副都統，並由乾隆皇帝以滿、漢兩文親寫贊文，足見其勳績。得勝圖分賞清單中，阿桂即名列第一批名冊，只是得勝圖銅版畫的製作遠跨重洋，延遲完成，待乾隆皇帝賞賜時已是戰事結束二十年後的事了。

這套印本從阿桂身後散出、經由購藏進入北平圖書館，這一百多年間的流轉尚不可考，但由其散裝冊頁、詩與畫分幅的裝裱形式，在圖面未有畫題、且未標記頁碼的情形下，可以想見組畫順序一旦打亂，詩與畫往往不盡詠合，難以定序，這同時也是長期困擾其他藏家或研究者的難題。需待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廣搜得勝圖，多方考證之下，終在1921年考訂出正確的圖序與畫題，而

本院得勝圖研究先驅莊吉發先生參考了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館藏得勝圖，間接採用伯希和的定序。¹¹自此，本院所收藏之得勝圖圖序得以重歸原位。

何謂試印本？係指院藏的另一套十三頁殘本，在進入北平圖書館初期即被視為法國印本，¹²其完成度明顯較阿桂藏本為低，畫面下方亦無任何文字。此部試印本缺第八幅〈呼爾滿大捷〉、第十幅〈霍斯庫魯克之戰〉和第十四幅〈平定回部獻俘圖〉，另於十三幅之外，附加一張〈赫爾茫說明〉。（圖10）

從常理來看，法國刻印、呈繳清宮的銅版畫全為正式本，為何會出現試印的半成品？甚至進入中國的收藏？近年研究顯示，當法國人收到來自中國皇帝的訂單時，中法關係已不如康熙皇帝（1661-1722在位）與路易十四（Louis



圖9 清 阿爾楚爾之戰 試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66



圖11 1785 阿爾楚爾之戰 赫爾茫刻本 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藏 (Typ715.88.449.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取自該館文物資料庫：<https://reurl.cc/Lpmdjx>，檢索日期：2022年1月17日。此圖實際上是和落霍漸之戰，赫爾茫在圖面下方刻印圖說文字。赫本的圖說和圖序都不真確。

與本製作案的幾位雕刻師去世後，名下散出的收藏也包括了數量不一的得勝圖銅版畫，其中以不同刷印階段拼湊的試印本為多，亦包括本院試印本這樣不成套的殘本。此外，也存在著雕刻師互相餽贈的情形，蓋蒂研究中心（Getty Research Institute）藏有一套完成度接近正式本的得勝圖試印本，其中由普黑佛（Benoît Louis Prévost, 1747-1804?）鐫刻的〈平定伊犁受降〉圖，背面左下方有勒巴（Jacques-Philippe Le Bas, 1707-1783）的手跡：「Donné à Mr. Prévost le 29 novembre 1769 par J. P. Lebas son ami」，即「勒巴於1769年11月29日送給他的朋友普黑佛」。¹⁴ 為何普黑佛鐫刻的圖會由勒巴所贈？筆者推測可能是普黑佛將銅版送至勒巴工坊刷印，又或是請勒巴工坊裡專司文字的刻工鐫刻圖版

下方的藝術家資料，再由工坊直接刷印出來的樣張——這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作法，以各人的專長分工，只要分配得宜，可以加速工作的進行。因此，筆者認為本院試印本的第一手較可能是從法國雕刻師收藏而來，只是目前已經很難確認其後流轉到中國的軌跡途徑了。

至於〈赫爾茫說明〉，又是什麼來歷呢？赫爾茫（Isidore-Stanislas Helman, 1743-1809）曾在勒巴門下學藝，有機會參與勒巴攬下的得勝圖銅版製作。有鑑於眾人對於中國事物的高度興趣與好奇，赫爾茫嗅得其中商機，在勒巴過世後未久，即推出尺寸僅原作四分之一的「山寨版」得勝圖復刻縮印本（圖11），於1783年至1785年間分批出版。當時的書籍報刊如《巴黎日報》（Journal de Paris）、《法蘭西信使》

（*Mercure de France*）以及《百科全書報》（*Journal encyclopédique ou universel*）等，都可見到刊登赫爾茫縮印本的出版與訂購訊息，可見赫爾茫爲了刺激買氣，很可能曾想方設法宣傳，以引起潛在買家注意。〈赫爾茫說明〉中提到全套費用爲四十八里物（livres），將分四期四批交貨，每期工期預計四個月；又因銅版皆正在製作，先完成的作品便會優先送達。所見十六塊方格則是協助買家收到作品後能順利比對出圖序，赫氏並聲稱每幅銅版畫下方的圖說錄自國王路易十六所收藏的得勝圖，以強調其正統性。

〈赫爾茫說明〉除了被視爲赫爾茫縮印本的首頁，經筆者比對本院與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藏本，發現標題「一套十六幅的中國皇帝戰功銅版畫及其說明」（*Suite des Seize Estampes représentant les Conquêt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avec leur Explication*）上方原有LIVRAISON

字樣，¹⁵ 法文意指「分期出版」，本院藏本該處已被裁切。就整體而言，該說明應另有「宣傳」效用，鼓勵大眾預訂；且以常見伴隨著歐洲藏家的得勝圖組畫一同出現來看，顯見〈赫爾茫說明〉亦可以單獨取得。人們對赫爾茫提供的圖說趨之若鶩——即使事實上圖說和圖序都不真確。〈赫爾茫說明〉中間部分的十六塊方格，由左向右、由上而下，按序填入與縮印本相同的圖說，在某些得勝圖藏本中，可見這些小方格被剪下、貼在銅版畫下方作爲圖說。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一套得勝圖正式本即爲一例。（圖 12）

跨時空連結的得勝圖銅版畫

根據勒弗蘭茲的調查，現存張數在十張以上的得勝圖銅版畫，約有七十套左右，包括正式本與試印本、法國印本與中國印本，散見於



圖12 〈銅版記功〉紀錄片中法國國家圖書館黎希留分館所藏之得勝圖正式本，圖畫下方可見取自〈赫爾茫說明〉的圖說方格。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Youtube頻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lO29vKJdc&t=1580s>，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5日。

各國博物館、大學或私人收藏中。¹⁶ 這些銅版畫曾經承載著乾隆皇帝向世人展現功勳的生動紀錄，以及法國對異文化的熱切探詢，在近兩百五十年間流轉四方，期間經歷的聚散故事必定各自精彩。

本文僅是對院藏的兩套得勝圖所作的初步探索，正式本原是阿桂舊藏，試印本則原是禁止外流的「私」印本；它們因緣際會進入北平

圖書館，在時代巨輪推移下踏上遷徙之路，最後安居在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其他的收藏一同隨著展覽計畫而不定期來到我們眼前。當我們知曉了來時的路，對於那些看起來一派安穩靜好的沉默物件，或許會多一分珍惜的心情，即使畫裡的戰鼓硝煙已遠，那些人、那些事並不因而如煙。

作者任職於本院展示服務處

註釋：

1.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於邊疆取得勝利的十次戰役，即「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語出《十全記》。歐立德（Mark C. Elliott），青石譯，《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新北：八旗文化，2015），頁 170-171。
 2. 前後共有八位雕刻師鑄版，以勒巴（Jacques-Philippe Le Bas, 1707-1783）為首，負責五塊銅版，普黑佛（Benoît Louis Prévost, 1747-1804?）、阿里邁（Jacques Aliamet, 1728-1788）、修法（Pierre-Philippe Choffard, 1730-1809）、散多班（Augustin de Saint Aubin, 1736-1807）等人各負責兩塊，德洛內（Nicolas de Launay, 1739-1792）、馬斯克里耶（Louis-Joseph Masquelier, 1741-1811）和內（François Denis Née, 1732-1818）三人各一。
 3. Anonym, *Précis Historique de la Guerre, dont les principaux événements sont représentés dans les seize estampes, gravées, à Paris, pour l'Empereur de la Chine, sur les desseins que ce Prince en a fait faire à Pékin, et qu'il a envoyés en France* (Paris: De l'Imprimerie de I. Potier de Lille, 1791), 6.
 4. 王余光主編，《清末民國圖書館史料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冊 6，頁 202。
 5. 王庸編，《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新購輿圖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6 卷 4 號（1932.7-8），頁 68-72。
 6. 沙為池應作沙為「地」，指德國人 Herman Salzwedel（1834-1915）。他曾上海經營照相館，以攝影石印法，於 1890 年出版《大清國御題平定新疆戰圖》，即原文所稱縮印本。
 7. 指德人沙為地縮印本與日本滿鐵大連圖書館影印本。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1909-194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頁 829、847。
 8. Niklas Leverenz, "Drawings, Proofs and Prints from the Qianlong Emperor's East Turkestan Copperplate Engravings," *Arts Asiatiques* 68 (2013): 47-49.
 9. 參見周維強、鄭永昌公務出國報告，〈柏林巴黎所藏乾隆得勝圖相關文物調查報告〉，2015，頁 13-14。全文請參考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401164>（檢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29 日）。
 10. Leverenz, "Drawings, Proofs and Prints from the Qianlong Emperor's East Turkestan Copperplate Engravings," 48.
 11. 莊吉發，《清史隨筆》（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 209。
 12. 1934 年 1 月出版的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部概況》中，「平定回部得勝圖」改稱「平定伊犁回部全圖」，原「空白一頁」更正為「跋一頁」；十三頁殘本則補註「是圖為法國印本」。王余光主編，《清末民國圖書館史料彙編》，冊 6，頁 558。
 13. 收藏於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可線上瀏覽全冊，引文請見 [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8782331\\$13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8782331$13i)（檢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29 日）。
 14. Marcia Reed and Paola Demattè eds., *China on Paper: European and Chinese Works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07), 198.
 15. 羅浮宮所藏〈赫爾茫說明〉圖像，參考官網 <https://collections.louvre.fr/en/ark:/53355/cl020559736>（檢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30 日）。
 16. Leverenz, "Drawings, Proofs and Prints from the Qianlong Emperor's East Turkestan Copperplate Engravings," 58-59.
-